■ 格格不入

写在专栏后面

□桑格格(作家)

先要谢谢《新京报》,没有这个阵地,我这个懒惰的人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出一周写四篇稿子的事情来。而且人家除了字数什么都不限,让我天南地北的瞎扯,如此自在才能撑满三个月。竟然还觉得意犹未尽。

再谢谢有意无意中读到我文字的读者,你们受累了。我写字,写完就完了,从来不追看,我是一个无法面对镜中自己的人。我一直用文字在做一件事情:就是消散自己,把有限的自己融解在无穷尽的人事景物中去。不瞒您说,我确实是一个在生活中过于敏感的人,曾经一度,这种敏感的失控,让我极度痛苦:一叶一木、落日、季节更替、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、死去的甲壳虫……它们都让我揪心。最终我找到了消除痛苦的方式,就是把生活中的情感和记忆,用文字捆扎成束,摆在不再翻动的心灵深处。这三个月,这个专栏就是我一个小小仓库,堆积了一小堆岁月。能写作我已经很满足了,写完了,还能有人看,还有一小笔稿费,虽然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,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?已经是很好了。我继续往前走了,带着感激。

■ 我们的祖先

我们中国人的两种祖先

□潇水(历史作家)

春秋时代,中国社会生机勃勃,刚阳激烈,这时候的人跟后来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。当时的人们重名不重利;后面的朝代,人们重利不重名。春秋时代是分封制,天子分封诸侯,诸侯再把城邑分封给卿和大夫,君权因此不是很强大,不是很专制,卿大夫有自己的封地,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,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,这才可以演出那许多重名的慷慨激扬的故事。这些故事,其实都是这些卿大夫贵族们的,譬如共华、庆郑、鬻拳、荀首。他们有这种心性质朴、讲原则、人格完整的精神。

而后面的唐宋明清皇权专制社会,皇帝以下的人没有封邑的好事儿了,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,全国人谁都不具备和皇帝的平等人格,官僚们、读书人都依附皇帝活得,全面接受皇权专制的思想模式,失去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,于是重利不重名。上行下效,民间也变得圆滑多机巧。

所以,我们感受到春秋人,极有一股子烈气,这是基于当时的分封制社会结构的。这股子激烈之气、人性之阳刚,在后来的皇权专制社会一去不复返了。

最后,在这全文的末尾,谨让我向诸读者致以最衷心的感谢,没有你们的支持,这些消殒于远古历史的旧事,是没有机会钩出水面的。

新京报漫画/赵斌

■ 我的大学

月明露白 光阴往来

□黄晓丹(大学教师)

无患子焦黄卷曲的树叶铺满所有的草面时,南方的秋天就真的铺天盖地地来了。在生命的短暂相逢中,秋天代表了某种坚固恒常的品质。它信守约定、如期而至,温柔又坚不可摧。

有时候我会觉得,秋天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。更简单安全,更强调对已知的接纳,而削减对未知的奢求。在全然以减法运行中,将只剩下最深厚的愿望,和最真实的梦想。

我的专栏也要在此时结束了。除收到稿费外,更重要的是它消减了我对众人说话时的紧张。我一直知道写作并不很难,只要找到自己的语调和节奏。但嘴唇和心灵上那些玻璃做的栅栏,却需要运气才得以拔除。

这都要感谢迷迷糊糊的约稿编辑。好像他也没做什么,我们聊聊逃课、包子和狗,专栏就写完了。但我知道,是他用恐吓威胁+失头忘脑+气定神闲配置了一剂魔药,帮我找到了“信笔由缰”的自由。

■ 吃了吗您呐

与您分享人间美味

吃,常被看做一件挺俗的事儿。在传统语境里,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吃,整天琢磨吃,就难免被周围人说成是个“吃货”,带几分玩笑,也暗含着些贬损。

然而世事有变,这几年电视上美食类节目大行其道,加之网络语言的强大生命力,“吃货”一夜之间华丽转身,成了爱美食,爱生活的朋友们之间自嘲或互称的流行语,用来标榜一种温情随性的生活态度。

□崔岱远(文化学者)

吃的事情原本不俗。我们民族的历史,本身就是一张嘴的历史。不是吗?“人”字加上个“口”字就构成了汉字的“史”。讲究饮食是一个长久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,完全不同于暴殄天物的胡吃海塞。

当您被问及家里有多少人时,您回答的会是“三口”而不说“三位”。翻翻我们的文学名著,《水浒传》里到处豪吃,《红楼梦》中满纸细吃,就连讲述和尚取经的《西游记》也常常用这么句话引出一段故事:“徒儿呀,为师有些饿了,你去化些斋饭来吧!”

再来看看我们的生活。拎着点心匣子走亲戚看朋友的经历恐怕谁都有过吧?正月十五闹元宵,端午时节吃粽子,无论大节小节几乎都有特定的吃食。孩子出生要吃,定亲结婚要吃,过年团圆要吃,依依惜别要吃,朋友聚会当然还是要吃……而且只要实实在在地吃了,就不必再说那么多客套话。甚至我们祭祖上供也一定要摆放上几盘子吃食。吃,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充饥,而是关乎礼仪,近乎信仰。

一个人可以把外语说得滚瓜烂熟,但却很难改变娘胎里带来的饮食习惯。当他背井离乡久居海外的时候,最思念的或许就是小时候奶奶一勺勺喂过自己的糖粥,或妈妈塞在书包里的那盒热腾腾的饺子。一个人倘若真的忘了家乡的吃食,那也就真的没有了故乡。而一个民族,若是连饮食习俗都彻底改变了,也就离消亡不远了。

现在很多人倡导国学,讲求回归传统。而所谓传统,本质上应该是生活的传统。生活,无外乎衣、食、住、行。可您看一看,现如今我们穿的衣、我们住的房、我们乘坐的汽车、飞机,乃至我们受之父母的头发,还有多少我们这个文明所特有的痕迹呢?然而,当我们拿起筷子端起碗,发现我们的饭菜没有变——她有滋有味,她绚丽多彩,让我们吃下去脚底下生根,心里头踏实。我们的饮食习俗还在。

在这个并不平凡的夏秋之际,我把那些浸润于美味之中但却在食材以外的滋味点于纸上,与您分享了平凡的吃食,也分享了普通饭菜所包含的温情和爱。一转眼,三个月过去,现在专栏告一段落,暂时说声:再见,我的朋友们。

责编 曲飞 美编 倪萍 责校 赵琳